# 四書解瑣言

四書解瑣言卷二

青浦方祖範香孚著

受業門人叅訂
男春熙虎泉
恩普郇如 編次
孫 宗純心一校

論語下

從先進。精義云、文弊則救之以質。集註云、欲損過以就中。一槩發明夫子維世深心。然註語該得程子。救弊之言。精義却無。集註就中之意。又如蒙引麟士諸說。從先進即從周。欲復文武周

公之舊所言亦是而不知挽回風俗匡救人心則從先進比從周用意尤深切故惟集註一語顚撲不破更無漏義

言語政事文學僅得聖人之一體而各以才著然才亦必本於德言語非口給政事非襍霸文學非浮華纔是聖門高弟而足繫聖人之思

聖人於弟子無稱字之例此言閔子騫者講家謂即人言不知人言而夫子述之即子言也獨胡氏於篇首總序云此篇閔氏門人所記故稱字當是的解而吳氏疑集註者之誤殆非誤也

孔子以兄子妻南容一事而論語兩誌之固弟子各記所聞道

理亦互相發集註於前云以其謹于言行於此云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參觀互證見謹言爲持躬之要聖人所以取之者獨具隻眼

死生人鬼理無二致謝氏故謂夫子深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呂氏亦謂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也然實透過一層說在夫子當日只重事人知生上說未能焉能未知焉知是因子路於事人尙有未盡所以生尙有未知故欲其反而求之於近此當下實地工夫學者所當致力却不便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謂是拒之亦得

哀公憂用不足。問於有若。季孫欲以田賦訪於仲尼。長府之爲。其在斯時乎。爲長府則用用用賦矣。稱魯人者。君大夫其主其議故。無專詞也。南軒張氏、亦有示人以崇利聚斂之說。冉求爲季氏聚斂。只設法取盈。催科報最。冉求以政事之才。用之聚斂。語類云。必有非他人所及者。與桑宏羊之工榷算以奪民財。王安石之立新法以變國制。向厲有間。然而聖人猶深惡而痛絕之如此。是即杜漸防微。爲萬世之炯戒。非但以責冉求也。

子在兩字。信得夫子。一身道統攸係。天生夫子。必不使之罹于

患難與夫子匡人其如予何同一見地
有民人而思所以治之有社稷而思所以事之隨所經歷體驗何必非學然不讀書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於事何由恰當後世陸象山王陽明以朱子格物致知之論爲支離卽此何必讀書之見也使其言果是夫子又何惡于子路
千乘之國八句一滾說下正見率爾氣象不止對時不推讓也所以率爾處固是氣質剛勇亦由抱負素優急欲自試
那疏舍置也鏗投瑟聲蒙引申之曰鏗爾連下句讀非是投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四絃鼓瑟並不操之在手豈可

言置言按舍字當作止字解言停瑟不彈而起對也上文鼓瑟希希則欲舍未舍故餘音鏗爾見其悠游有餘從容不迫與上卒爾作反對此記者微意是鏗爾當連上句讀若為舍瑟聲若無意義二字徒成贅語如云鼓瑟希舍瑟而作亦無不可只就曾點舉止動作之間氣象從容優裕便有風浴詠歸一段樂意在內

浴乎沂浴非祼浴之浴集註以為盥濯既精確而猶以風為乘涼者仍包氏舊註而誤矣春非乘涼之時春風為和煦之風極微澹蕩長養萬物點與童冠此際此時神恬意適沖融和平真

有與物皆春之意豈當以乘涼言之
夫子疏水曲肱樂無不在所樂何事未易舉以示人故曾點
道著喟然一與默相契合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聖心樂意如繪諸春風數語之中
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者率性而行曾
中無纖毫障蔽罣礙春風舞雩宇宙間景象公諸宇宙桃自鮮
紅李自白魚能淵躍鳥能飛冠者童子何一非莫春中人故
點方鼓瑟而三子之對夫子之哂一一皆在心目中及三子既
出而問總緣自己印證其心更是細密朱子謂曾點見由求幾

箇所對。皆要著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爲。謝上蔡謂子路求赤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曾點看著。正可笑耳。恐曾點當日未必便有鄙視三子之意。

克己復禮。一而二。二而一。語類、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就顏子地分而言。自不必分兩層道理。四勿即克己而復禮在其中。愚按所爲克己之功者。只是約之以禮。此蓋自博文以後。禮與非禮。析之既精。視聽言動。事事只依著禮。把禮做箇規矩準繩。則非禮之來。便一刀截住。雪消爐焰。冰消日。何處更著得己私。蓋約禮是平日做克

已工夫復禮是克已之功到處

集註心常存故事不苟輯語心常存在爲之前樵謂亦在爲之內見爲難即是心之存而言自不得不訒

敬恭節說統子夏此言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魋意謂君子能盡其在我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可親況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已兄弟看所言極是蓋子夏是守己務約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二語纔說開去卻便收轉攏來末句緊切已兄弟責以修其在我見所患不在無兄弟只在不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以末句倒逼首二句是勉勵之詞方合良友箴規

至意

明者心體常湛如鏡之不受塵垢故物來畢照遠不在明之外明無不至則光之所及者自遠所以謂之明又謂之遠也

於斯三者何先於斯二者何先先字是政之緊要急務不可去者非先去之謂子貢之問所去正欲知其不可去者去兵則食與信爲先去食則信爲先

魯襄公十一年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三家各有其一公室始卑也昭公五年又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而歸貢於公魯君徒擁虛名有國而無國已無可行之徹然而有若

勸哀公行徹決非無可徹之地而濫云徹也且公自言二猶不足二之所出明有貢賦之田在公者也與左傳所載情事不合此誠四書一大疑而先儒都未論及考周之徹法都鄙用助鄉遂用貢助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貢則什一自賦以充國用意蓋此時郊外用助之地以爲君卿大夫士之祿者三家盡征之而歸祿於公此祿之所以不須自公室也其郊內自賦之地以供國家祭祀賓客喪荒羞服芻秣匪頒好用之式者貢賦尙在於公此卽二之所從以出者也有若請行徹法但就徹法中所行貢法其田尙在公家者仍照舊制什而取一耳如此

則與孔子所謂祿之去公左傳四分公室固自不侔而於請徵
亦仍說得通也但書無明文姑存之以俟考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辭意自是渾然四項平列不稍偏側
從政之源頭上說雖對付景公亦天下萬世通行無弊所以爲
聖人之言若必照陳氏厚施景公繼嗣不定側注君父一面謂
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添一則字便露痕迹且非君臣父子
各盡其道之意矣當下語氣恐不如是
質爲樸素直爲徑遂是外面氣象不應說向內然惟內有忠信
之心而著於外者一味樸誠故曰內主忠信義有化裁通變本

是怕質直有未合於宜故又要好義然好字仍須跟忠信之心來。

色取仁而行違。而字不作轉行違不是力有不副是決意欲違。惟專就外面致飾故所行必違而字縮上正成其爲色取

居之不疑最是爲學大病鄉原只坐此爲德之賊學者亦以此而爲實德之害

攻其惡與克己不同已字細微惡字麤戾克則制勝在我一鼓可以殲滅攻則如臨大敵旗鼓相當彼強則我弱我強則彼弱。故須全力以赴破釜沉船勢不反顧然後勝得他來

一朝之忿不當說猶言人七情中惟忿怒之氣發之最暴勢不能忍而動發於一朝也

不仁者遠此不待皐尹既舉之後明刑弼教斯道覺民蒙其澤而服其心也即其選於衆舉皐陶伊尹方一舉直而天下翕然丕變不仁者自遠莫或使之而若或使之矣

仲弓爲人簡重問政有崇簡意夫子告以先有司三事是簡而居要者賢才之舉即任爲有司皆得其人則事畢而過誤自少三句中舉賢才尤爲要務明其政刑須是賢才在位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人即指賢才而類相推互相汲引泰之九

三拔茅連茹以其彙征知之最眞而所舉亦正無盡如舜舉一垂而殳斨伯與並進舉一益而熊羆朱虎同登舉一伯夷而夔乃典樂龍作納言人各舉其所知師師濟濟遂成唐虞喜起之盛此是何等氣象仲弓欲盡舉一時之賢才志願非不甚大然必自知自舉則規模反狹小矣

言不順則事不成雖有其事不成箇事也如祖也而以爲父實不是父則父不成父孫也而以爲子實不是子則子不成子只一箇苟字便見當不得事

樊遲請學稼包咸舊註謂遲將用稼以教民原不是欲身親稼

稽之事樊遲之問仁知者屢矣此問稼圃意若謂教民稼穡粒食養民亦愛之一端别宜種種亦知之一事然此仁知之小者吾儒之學自當務乎其大修禮以爲耕陳義以爲種人情以爲田只此是好而大人之事以備明吾學於禮義信使民咸喻乎禮義信之教矣端吾學於好禮好義好信使民皆習於禮義信之治矣以此化民成俗卽是知周道濟之事視稼圃教民其爲用孰大也夫子教樊遲獨言禮義信而不言仁知者用已該乎仁知也此正與仁知互相發

使四方固重君命至言詞應對之間折衝樽俎在臨時酌其機

宜有非君所能預及者所謂命有常而辭無常也故使臣得自專之關氏釋地引聘禮記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迺自有當但訓專為擅雖本說文近於罔上非臣心所安愚意是專任專主凡四方應對擯介之屬不過往來傳辭而已決斷是非定立主見惟使者職有專寄雖未受命於君却不謂之擅也

庶哉之嘆雖為衛而發其實聖人胞與斯民經綸宇宙之志無時而或去諸懷加富加教不必粘住衛說

魯政之逮於私室者既久而夫子以冉子有政之對而爭之似

只在空名上挑剔實則公私家國之辨卽在此政與事兩字中名分截然他日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別嫌明微一字不容輕假意亦如是倘季氏而能惕然於此義之不可妄干何至有歌雍舞佾旅山伐國之事

近說遠來不只說效於此足以驗政之得失其說且來也是政之得其不說與來也是政之失夫子以此告葉公欲其於此自考而盡其所以說與來之道

居處謂未應事與人之時先於容貌致其恭者是主靜之功主靜何以但說容蓋外貌端嚴則心便收斂未有心不收斂而外

貌能端嚴者。此以持身者持心。故爲爲仁下手工夫。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說本程子。則執事之敬自是一心在事上。王陽明云如此則好色便一心在色上。好貨便一心在貨上。成甚箇居敬工夫。一是天理。主一只一心在天理上。其言一心在天理上者。固是但不是身爲酒色財氣之事而舉一箇天理來攝持此心之謂主一也。則色之事豈所語於學道之人乎。須知做居敬工夫者所執之事本是天理上事。則謂主一爲一心在事上自無可議。

行已有恥四字壁立千仞見爲士者不敢一事稍涉苟且。一時

放倒架子已字看得甚重綱常名教以一身負荷說箇行字這
擔子已放在肩上爲聖賢自待之已即惟恐爲下流不肯之已
愈策勵乃愈收斂有恥不是行一不仁不義於已實有所玷然
後恥也未行之先方行之際惕然常存此心此士之所以立志

狂者志足以造道狷者守足以任道正是可至於中行的人聖
人思狂狷即欲得中行意必也二字寬其途以相收實嚴其格
以相待不是降志卑思

克伐怨欲不行自原憲說來是從心上遏抑制伏得住然有工
夫便認作治心之學故疑爲仁不知仁則拔去病根不行則留

根在內無論檢制稍疎一旦決裂可憂只就當下有此四者循環起伏留中都是私意如何可謂之仁

南宮适問羿奡禹稷却只論列其事而無問辭其論羿奡也曰善射盪舟有絕人之力而皆不得其死是所以不得其死者正在善射盪舟而負其力也其論禹稷也曰躬親稼穡毫無憑藉之地而卒有天下其所以有天下者正以稼穡而布其德也力不可恃而德無不報此固理與數合往事已然後世數或不可知而理自不能易聖賢亦只論理而已在适之言本無所疑而夫子何必更溢一辭此夫子所以不荅之故也又於其出而特贊美

之說破尙德聖賢同一救世深心

能勿勞乎勞字非怒不悅而撻之之謂勞則善心生不使佚也

誨與諫亦異說命曰朝夕納誨無時不進善言不待有過而諫也

處貧難處富易註只就境遇言也無怨無驕其所造正自不同貧而無怨雖不及貧而樂者却已勝於無諂所以難若富而無驕則知自守者便能之故較貧而無怨爲易難易當不止以境之順逆言

輯語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辭此中有抑折子路得

意處或未確人未易成子路問箇成人儘有不敢自恃其才質的意思夫子亦可以爲成人兩句首節是以古之成人勉子路所未至次節是以今之成人許子路所已能

譎而不正正而不譎發明春秋所以褒貶殊致之義五霸桓文爲盛人皆以城濮之役比于召陵踐土之盟於葵邱爲春秋于齊桓每多嘉美之詞於晉文微寓刺譏之意召陵書次書盟不欲戰而猶近乎王城濮書戰書及必求勝而意欲圖霸葵邱之會則申明王者五禁踐土之盟乃使天王下狩一是正一是譎譎正分而春秋之義以明

忘君事讐當是兩截子路疑管仲之未仁者只是忘君理當死而求生是害仁也事讐一層當在下章又相內不能死又相之子貢之意謂管仲既不能死已自負糾又相桓公則罪尤甚焉語雖側重又相却非寬其不死也疑不當以不死爲猶可

僎本公叔文子家臣文子薦之公朝而爲大夫此大夫僎所以名也洪氏註自不錯若謂大夫之家臣亦稱大夫春秋時固有之然是僭稱亦曰家大夫爲大夫無臣大夫兩句自不相連屬況論語爲孔門弟子所譔定得春秋遺意一字不輕假豈容家

臣而予以大夫之號當時果有是稱記語者必削之故予不主毛氏閻氏之說至謂侯國三卿下有下大夫五人稱臣大夫則更謬矣五大夫是三卿之貳而非臣屬如孔子嘗爲下大夫豈是三家之臣由求爲季氏臣曷嘗稱大夫

天理人欲是君子小人分界處從此各向一條路上去理無窮欲亦無窮從天理一邊走一日精進一日從人欲一邊去一日陷溺一日至於各造其極而爲舜爲蹠眞是懸絕勢無中立不能上則下故君子必爲謹之于其始而機惟善轉反乎下卽上故小人猶可挽之於其終

本文以古之學者今之學者分別爲已爲人實則以爲已爲人分別古之學者今之學者蓋世運雖有升降何至學術亦分誠僞究竟誠僞之所以分不關乎世運夫子蓋爲學者之用心警焉。

紹聞編非向裏爲已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進修省身克已常如不及之人必自謂過之已寡欲寡未能前輩分兩層看但玩欲字而字也字神理又須合說一念欲其寡又一念慮其未能兩念交併互乘於一時方見古賢臣一種反己飭躬惕厲不遑之意蓋其未能即其欲寡之心所迫而形焉此與夫

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同一乾乾惕若之心
易艮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邱氏云凡人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止矣不出其位正以思曾子所稱無以字與易義不同當從思之易出其位轉人艮義君子觀艮之象而安於所止不爲出位之思
君子思不出其位集註去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是曾子因夫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言而稱艮象以申其義蓋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便是出位之思君子惟思不出其位故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夫子之言與曾子之言相因相足則上界重

出却爲下章緣起下章自應跟上章說爲得

夫子自道也葢謂夫子是從躬行心得之餘實見得知仁勇道理無窮故不敢自居自道㸔如是解不須說謙而謙字意自在內

逆億是有心猜測先覺如明鏡之懸物來畢照自不須逆億周子所謂明則不疑者也逆詐億不信正坐不能先覺之故但世又有不逆億而不能先覺者三句不是直下故以抑亦字略反上文

上達天理工夫只在下學語頗未到上達只在下學處謂聖人

雖到上達仍是下學蓋達無止境則學無盡期聖人隨處有下學故隨處有上達

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遇雖不同而其志切匡時初不欲辟不得已而辟之之心一也辟世者無道而隱註謂如伯夷太公自非忘世如長沮桀溺之徒至辟地辟色辟言夫子俱為自己寫照遇愈窮而志愈恚矣

晨門知其不可而不為聖人知其不可而為之為之二字中有憂時濟世深心有旋乾轉坤力量晨門雖是譏諷却道得聖人心事出

聖賢有此已直是乾坤父母而爲之宗子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已字中該括太極西銘道理說脩已亦便包大學明新止至善工夫窮神知化踐形惟肖皆脩已之事而敬則自古帝王歷聖相傳之心法也語類云敬徹上下下學是此敬上達亦是此敬但說脩已而安人安百姓固非不足即到安人安百姓亦非於脩已以敬有所增加■敬不是空空持敬脩已中大有事以敬是做脩已工夫要將敬來做骨子

春秋之始諸侯無王春秋之終諸侯無霸定公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鄟澤涉佗成何捘衛侯之手及捥靈公以是爲垢叛晉後

與晉數有戰伐之事。間陳固非無爲。但是時衞當急圖者自在紀綱不立而祖孫父子之倫皆失其序主器無人禍亂將至夫子告之以俎豆之事其旨微矣

說統云一貫之解有主理說有主心說心即具此理之心謂是一心可謂是一理可愚意只主理說爲是所謂萬殊而一本者只是此理一即性與天道也惟道理源頭本一故可以貫得許多零碎道理若主心說即陸子靜王陽明一派但靜坐澄心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將不用學識工夫更貫箇甚

言忠信行篤敬皆由中達外所以無不可行此要子張返己務

內不是修省行之廣遠耶一反轉說語意尤警倍是加一倍難
兼也此節虛言其理工夫在下節參前倚衡兩句
參前倚衡註云念念不忘常若有見只渾舉大意然將兩句分
看立與在輿境地不同都各有意義立者靜象也見其參於前
則靜而存在輿動時也見其倚於衡則動而存動靜交養舉其
暫以該其常夫然後三字是難解
史魚四書釋地史爲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鰌並
史朝之子是也然集注云官名者魚之父朝與魚並爲史官而
以官爲氏史爲官名却非誤註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不曰則隱而曰則可卷而懷之者
此非徒身隱不仕之謂卷是卷箇甚懷是懷箇甚有生平所抱
之道在以其無道有可卷而懷知其有道有可出而行與夫子
之用行舍藏爲近故曰合於聖人之道
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不細玩只是藉賢仁以輔仁耳不知嚴憚
切磋貼事字友字言正所以用力本文事字友字即爲仁爲字
乃居是邦而利其器也葢夫子爲悅不若己者下砭鍼仁賢固
重尤重事之友之上以成其德以字是著力字就當下說工夫
不說收效

夏時殷輅周冕日行日乘日服皆有監古效法之意樂則韶舞另又不同如蒙引云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用字說得易與上三項不分輕重已山謂夫子心契韶樂實有見於其所以盡善盡美者乃高望而遠志曰樂則韶舞以則字作虛字為心摹手追之辭固見鄭重然水流雲在江上峯青此下當不更著一語矣愚意則是則倣之則與行字乘字服字原只一例而則字尤是著力字眼德必如舜治必如虞則字前先有個源頭本領則字內亦須著其音知其數聲容節奏之間自有合同而化無幾微不似處非一時可以規仿得來

遠慮不是舍其近而徒騖乎遠也聖賢有深沉之識精密之思智周乎天下豈反忘乎几席謀及於經久豈反忽於目前故遠慮而可無近憂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申之曰事未來故慮常暇豫事既至故憂常急迫暇豫則精詳所以免於憂急迫則無措所以不及慮君子是以貴思慮而預防之

義以爲質句爲一節之綱行之出之成之三之字皆指義程子曰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確實不移末句註云乃君子之道也是責成之意玩本文哉字是贊美口氣責成意已在上四句中

見闕一不可到得如此是涵養純熟無美不臻所以贊其爲成德之君子自不當屈經以從傳

朝聞道夕死可矣沒世而無可稱之實則猶未聞道也與草木同腐世上如未有這箇人所以君子疾之

求諸己求諸人已出謂與爲己爲人相似愚按與爲己爲人不同爲己爲人就心上說此下兩求字見君子於自己身上事實用過功來小人於徇外爲人之事亦然用過功來求字內汲汲忙忙惟日不足各有工夫在

周比和同驕泰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君子是周非比是和非同

是泰非驕與小人相反而字不作轉語此章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爭黨即矜羣之過矜易失之爭羣易至於黨而君子不然而字却有一轉註故以然字代而字語意自非直下

吾猶及三字本是幸辭以此見先王流風未遠遺澤尙存轉入末句眞無限感慨然亦正從今日已亡返思前此猶及俯仰上下不過數十年之間而世風日下人心彌復不古愈覺可歎

衆惡非獨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未必果是當惡衆好非獨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未必果是當好即使所惡所好皆是但我不察而徇衆爲好惡則何以見其有可好可惡之實故兩必察即學

者窮理工夫

集註人心有覺故人能大其道本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只是理全靠此知覺方發揮得此理出之意愚意人能宏道不獨在心之有覺蓋人有精神力量能主張運用發揮此理即孟子所謂才者也能字須以有覺兼有爲言義始備

註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似小處君子有不能者文集却言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則是君子非不能但人不可以此知君子耳所以不可小知正爲其可大受而字不作轉語受屬君子知其可受仍就觀人者言

辭達而已矣所達者何是指所言之理集註解取達意而止意字原包得理字立辭之意固是要明理也富麗不是言之多乃過於紛飾愈務飾則理愈晦故辭只取達理不尙富麗

聖人動靜語默無徃非道於師冕之見而誠心曲體如此分明繪出困物付物道理即此一端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全身俱現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是就此日之天下而論周轍既東王降爲國定哀之閒愈益孱弱周室之不能復振概可見矣雖使夫子爲東周不過齊魯宋衛之邦諸侯各君其國則各舉其國

之政正名分而定紀綱使大夫還其政於諸侯而禮樂征伐之
大諸侯上告天子而已觀於相魯三月墮三都出藏甲汲汲於
強公弱私之事可知政在大夫是天下通弊亦魯國之大患是
節書即夫子變魯之意後文祿去政逮早已返照入江矣故下
章獨言魯事而意又單承自大夫出說來也
三愆之有先儒皆以爲不能養之於素愚意尤重臨幾不能審
察聖人以此警人是要人隨時檢點求其所以得免於愆蓋爲
躁爲隱爲瞽以侍于君子而始見在君子雖不便加責倘而侍
君子者柰何而不自覺察也然則侍于君子正學者省愆之地

而言及之言未及之望顏觀色非即爲省愆之方乎至於時然後言疑非聖人不能集註故列之圈外

謝氏有言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三戒因血氣有消長而分爲之少壯老亦是就其欲之偏勝處致其戒

大人體天命不只是體之於身凡天秩天叙天命天討彰之爲禮樂制度者皆是君子畏大人如孔子之憲章文武謹守其法皆所謂畏大人也

氣質之不同集註雖分四等其實最下一等不關氣質事學與不學自在乎人同一困也能學便不至爲下不學遂不得爲次

所爭只在學不學之分玩一斯字矣字見列之爲下總由不學聖人定不欲以氣質限制斯人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語類亦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思這一件是皆主臨事說雖思誠之功無間動靜然未事之先只有存養工夫省察自在當幾

舉夷齊以與景公相形者只是一貧一富兩相對照見稱與無稱總不係乎此耳必謂舉夷齊主讓國一節與齊景相形恐或不然蓋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景公莫之問於義固不是然或勢有不能夫子亦豈欲景公必爲夷齊哉此與不爲衛君

章義自有別夷齊異處註無明文其讓國固是異諫伐而不食周粟亦是異不得指爲本文所無與本義無涉也

明文衡王直十辨謂夷齊叩馬之諫爲史遷附會閻氏釋地亦謂恥食周粟本無其事不知史記所載固多謬悠之詞獨此伯夷列傳爲得其實夷齊履商之土食商之粟爲商之人知有商而不知有周者也忽見武王伐紂之師殊可驚可駭馬前數語直欲以身抗周師千古奇人有此奇事至於商祚亡而商之首陽獨存以夷齊一餓得之史稱殷故臣伯夷叔齊去周隱於首陽山不食而死此是當時實事奈何疑史遷并疑夷齊哉

陳亢初疑夫子私子繼又以爲遠子不是謂遠子者便不私子也觀其沾沾自喜一似詩禮之教不聞於夫子而聞於伯魚向所未聞而今始得聞謂卽夫子所以私子者也至其以爲遠子者在獨立趨庭上看出見得君子既厚其子而又泯其厚子之迹自謂善窺聖人故獨矜心得鯉以爲二亢以爲三也

語類、陽貨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孔子亦瞰其亡而往拜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愚意夫子於此亦無所爲幸不幸焉蓋遇則塗人之事耳夫子塗遇陽貨原只以塗人視之貨固無所幸夫子亦無所不幸瞰亡往拜見而不見也道

塗猝遇遇猶不遇也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閻潛邱謂兩曰字仍是陽貨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余因將本文反覆玩味連讀數過始而疑繼則信獨惜潛邱徒取証于史記留侯對漢高語謂與此文法相同而不就本文索解也按節末諸吾將仕矣一語曰字上獨有孔子字記者以此爲孔子之言别于貨語可知上兩曰不可仍是貨言無疑若前曰字即作孔子答語則曰不可之下援入貨言何無曰字以别之且又何以獨於章末一句謂之孔子曰乎蓋陽貨詞甚

簡傲觀其謂孔子來曰予與爾言渠意中自有一番議論兩路烘逼攏來可乎曰不可若諷焉若諭焉只作代爲忖度欲解免而不得然後說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兩言欲使孔子速仕夫豈先爲問答之詞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字重讀急讀見上智下愚自不可移唯字輕讀緩讀見非上智下愚無不可移人總當愼于所習

周室東遷故曰東周爲東周則舉文武之政使東周之時復見西周之治此聖人自言素志其字乎字作懸空想望語如有用我不粘住公山爲東周亦不限定魯國以東魯爲東周

恭寬信敏惠。固是指點五者之目。亦卽有能行工夫在內。教子張於此做求仁實功。心存理得。不是閉門兀坐空存心而理自得也。須從能行見其心存見其理得。恭則不侮以下五句正能行實驗。見五者之與天下相關則字字不是鋪張效驗。須將不侮得衆等效俱攝入上一字中。以此自考其能行與否耳。

堅則不磷。惟不磷故可磨。白則不緇。惟不緇故可涅。磨愈見不磷。涅愈見其不緇。不磷不緇。乃所以爲堅白。子路以不磨不涅爲不入。夫子以不磷不緇爲不入。

公山佛肸之名。能如聖人則可往。不能如聖人則不可往。不磷

不淄夫子所以聖不磨不涅子路所以賢

周南名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見其切於人而當為然篇中却不言如何脩身如何齊家須人自去諷詠玩味於言外見得為字橫渠南軒皆主躬行說朱子謂只是誦讀講貫益周南名南所以咏歌文王脩身齊家之效非有實事可以見諸躬行謂之為者自不外誦讀講貫而玩其辭審其音以識其性情之正因之自正其性情則脩於身而被於家躬行自在其中矣

蕩與忿戾猶是狂與矜一路不過從而甚之耳至直之與詐明明相反此句加而已矣三字是深惡而痛絕之詞條辨謂而已

矣總承上文愚以爲專貼本句見掠私妄作尤爲世道人心之變

惡紫惡鄭聲惡利口語平意側聲色之害正顯而易見孔壬之害治隱而難知強詞足以奪理巧言足以亂德不至覆邦家不止故其害爲尤甚三句自不平列蒙引亦謂上二句起下一句

聖人親切指點要學者於聖人身上體認說箇予字便是無言之言予欲無言憑空下此一語便已包得末節道理

顏子與言足發發從身上發揮見諸行事子貢曰不言何述述只口頭傳述學些說話所以一則爲德行之選一但居言語之科

時行物生與鳶飛魚躍同一化育流行發現昭著意但中庸言道之費此言理之實義略有別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即時行物生日用動靜上無往不宜著昭示出來要學者從當前道理實實落落體驗領略

人心之用見於所爲所爲即心所用若乃飽食終日是其志氣昏惰懶散偷安即無所用心之性情意態難矣哉三字子於若輩代爲浩歎痛下砭針博弈猶賢雖是加一倍警惕亦卑無高論之詞章意須從淺近處說士人讀書窮理固是能用其心即百工技藝農圃醫卜各有所爲亦便是所以用心爲字重所字

亦重所卽指所爲之事言不足以存持此心爲能用也大全息
養瞬存靜坐主敬諸說似太深非對付飽食人語意且恐隳入
元虛無所用心者得藉口
君子義以爲上明是不尙勇的意思義所當爲則爲義所不當
爲便不爲君子只見有義而已並不帶著勇字蓋以抑子路好
勇之心若見義必爲而勇在其中作員足語固可却非正旨
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
言不遂其所望便易怨也此但說得遠之一面女子小人素不
讀書不知定分故一與狎暱最易不孫近與遠皆爲不可所以

難養

古者嬪御宦寺多寡皆有定制慎選必其良善而內治則聽於后妃宮禁則領於冢宰皆是知其難養而所以善其養之之道然原本君身註義為尤得其要領文之亦保亦臨武之作箴主敬莊以涖之也周南之逮下立政之知恤慈以畜之也莊涖固非遠之慈畜亦非近之見人主一起居嚬笑皆關性情學問焉

方孟旋云君子所以持性命之正而導陰陽之和必自左右密邇之地造其端已山謂敬註中莊涖慈畜二義尤為正本淸源其實是從註義推廣言之即小見大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

圖是放開眼界推言功化之極却非非莊慈二義上更有箇本源也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此誠正本清源之論可與註義相輔而行

前言斯亦不足畏爲後生加鞭此言其終也已爲當下致警

延平答問朱子言殷有三仁焉某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卽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按微

子般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先賢既有成說箕比所處之地本同惟紂欲死之則便當死紂欲囚之則便當囚人臣事君如事天生死惟其所命而已此意延平偶未之及

景公不用孔子魯論不載晏嬰尼谿之沮所以專責景公桓子受齊女樂記者不書定公周道之遊所以深罪桓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而晏嬰沮之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孔子之學非晏嬰之所能知此尼谿之所以見沮也馮氏謂晏平仲得政已三世夫子之齊景公數問政而悅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恐非核實之論蓋

平仲亦賢大夫子在齊與之交久而能敬使其薦賢竊位如此豈足稱善交惟是晏之諫其君者皆霸術而夫子所言則王道其以爲迂闊而難行也固宜

受齊女樂謂墮三都出藏甲相子巳心忌之故樂有是齊人之間明受其餌而不辭者此亦後世深文羅於其卒遺言必名孔子知當時非必果有忌而欲沮之心然則其所以受女樂者惟是聲色當前遂至蠱惑其心志而不覺爲齊所愚也故尹氏只以受女樂而怠政事僨賢棄禮不足與有爲言之即此已定桓子罪案不必過爲刻責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一語中見聖人乾坤父母民物胞與之心蓋夫子周流列國栖栖皇皇正以爲斯人也人因不可避夫子尤不忍避憂樂同之吉凶共之其生平一片熱腸却因桀溺避人兩字不覺盡情吐露出來

蓧竹器韻會云蓧芸草器蓧字從草不從竹毛西河亦謂註云竹器仍舊註而誤不知蓧本盛草之器而以竹爲之故曰竹器朱子自有當因思荷蕢之蕢註曰草器當亦是竹器而用以盛草以其質言則曰竹器以其用言則曰草器非有二也此本細事於理無甚關係可無深辨耳

道之行不行係乎時義之行不行在乎已大人知道之不行而不仕原其不仕之心直廢却君臣之倫便是無義夫子知道之不行而欲仕只此欲仕之心正爲君臣之倫不可廢便是行義道雖不行猶欲存此義於千古君子行義之心初無分於道之行不行也

伯夷叔齊志在黃農志在虞夏以身存商此身可以餓可以遯而千古君臣之義必不可一日而絶叩馬一諫足抗三千之軍士人百之諸侯武王不得而臣周召望散不得而友所謂不降志辱身者如此至於兄弟讓國夫子稱其求仁得仁不着絲毫

矜尙之意疑與此無涉。

虞仲非仲雍。據黃氏日抄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何爲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此固一說。愚按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其事本與夷齊爲類。伯夷叔齊旣同爲逸民。使虞仲果仲雍。則列虞仲於逸民。烏得不先泰伯。輯語泰伯不稱逸民。知虞仲之逸。不以遜國。愚則曰、泰伯不稱逸民。知虞仲之名非仲雍也。虞仲實仲雍之孫。周章之弟。史記世家漢書志皆云武王克殷後。封周章之弟仲於虞。以其封虞。故名虞仲。固確鑿可據。

朱張。王弼云、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此謬。

蓋其行事無攷故名雖列於逸民而夫子置而不論或曰記者記此七人本以夫子之言而記之則於此疑有闕文是亦一說顧涇陽言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竊意小心二字不足盡孔子夫子無可無不可是聖之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有可不可之事無可無不可之心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無可無不可矣

或問天子凡四飯諸侯三飯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疑未確本文四飯缺適秦固明有四飯矣又有謂夫子正樂而去其一則何以不去四飯而去初飯尤見穿鑿魯樂官自亞飯

始者以不去故不書或云蒙引固有是說予能證其言之果是乎曰但以下三節比照便可見也凡樂之作必八音具舉鼓人擊人磬師而外如瞽庭典樂之官猶多此獨記方叔與武與襄亦只就去者言之觀彼知此自不當以魯無初飯爲疑

河內皆地漢中楚地入河入漢應是河之側漢之濱正猶下文海之爲海島不應實指其地曰河內曰漢中

君子不弛其親不可以零雨東山三年破斧傷心往事爲言非獨魯與三叔同時並封伯禽之國在三叔流言之前也元公開國之初訓詞深厚規模宏遠自着不得邊際語

焉能爲有亡。語類以人言。或問即以德與道言。當主或問。集註有所得有所聞。兩有字即本文。有字。德孤而道廢。則有之不足當有可知。再我焉能爲亡一句。是加一倍寫亡。不足輕。愈見有不足重。

學志問思。橫渠以學爲先。明道以思爲要。語類、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始末並重。又一條。重篤志。雖皆有至理。然不如集註四項平列。各自有工夫。愚又按、學問義理自外入。篤志近思。工夫從自己心上做。本文兩而字。似皆側重下半句。博學矣而又篤志。則學非泛騖。切問矣而又近思。則非但藉他人。

講。解。纔。是。鞭。辟。近。裏。而。心。不。外。馳。

學以致其道。非但是篤志而不奪於外誘之故。前。言。往。行。天。下。事。物。之。理。具。載。於。書。猶。工。之。有。肆。也。學焉而格物致知。身體力行。深。造。而。自。得。所以能致其道。

三變。與溫厲章意稍別。溫而厲三句。厲在溫內不猛在威內。安在恭內。是渾舉之詞見。聖。人。德。性。渾。全。此。是。遞。為。形。容。之。詞。言。聖。人。神。妙。不。測。儼然以貌言。溫以色言。厲就言說。須。分。看。合。看。交。互。看。方。盡。變。字。之。義。然望字即字聽字。都是從旁擬議。在。若。子。原。一。時。皆。有。故。紹聞編、謂與溫厲章足相發。

厲字。若依本字作嚴厲峭厲、便不似聖人之言。確則爲確鑿爲堅確。是是非可否有一定不移之意。然不似色之一於和。故亦爲變。

子夏言人當謹乎大綱常名教。所關甚鉅。不可少有差錯。如物之有閑。止而不過。以下句足上句。小德猶可出入。益見大德斷不可踰閑。出入只略過不及。不是馳逐放軼。蓋子夏本是箇謹小愼微之人。即如下章、教門人以灑埽應對進退。初不謂小德竟可放失也。但就中較量大德。爲尤不可忽耳。

難能、與堂堂一例。難與並爲仁。固、即、從、堂堂、勘定。未仁意。亦、要

從雖能看出爲子張指示病源雖有然而一轉語氣一揚一抑。但上句亦不全是美之子游言此正欲其務爲切近以致力於仁合兩章皆是所以箴規不涉譏諷

情非犯罪之由乃犯罪之實所以喜者爲既得其實無可遁飾也若推上一層由於上失其道致民於罪戾自覺可哀可矜矣則字雖緊接如得其情句所以當哀矜却在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誰非赤子誰爲民牧既不能固其心於未散之前使之不犯又不能救其死於有罪之後而使之得全爰書一定已無生理則哀矜之心所當自有出於哀矜者刑賞皆忠厚之至以爲可

喜者舉念于天地之和一矜一喜心之仁與忍所由分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者雙峯饒氏謂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之恐未確蓋此道字只就文章禮樂說文章禮樂至文武而大備故獨舉文武以爲言

天之不可階易見夫子之德之不可階難明故下節又以得邦家言之立之立道之行綏之來動之和此是聖人所同而斯立斯行斯來斯和尤見神速正如天之生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而變化蕃茂凡物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末節似從上節推

開實是申說上節終言如之何其可及明繳上文不可及句上下只是一意蓋其神化之不可及正見其德之不可及也

天下非聖人之所得私故堯之禪舜必推本於天孟子言天與其說蓋本於此允執其中一語補堯典所未載

允執其中聖學該於此治法該於此邃古未聞而自堯發之序書所以首及陶唐而論孟終篇歷叙道統治統亦斷自堯始

舜之禪禹也帝之終王之始世道人心不無稍變此人道危微之辨所以視堯之命舜而加詳然允執其中一語爲歷聖相傳之心法天不變則道不變雖萬世不能易也故亦以命禹

大賚不但是賞功大封諸侯之意二字原本武成大賚於四海句來如親親賞功尊賢育才養老慈幼恤孤周急皆是故曰大賚必言皆善人者見會朝清明商周革命之際一轉移間天下皆已回心向化固無不善之人而困亦無不富之人武王只富所當富非以散財發粟爲收拾人心之計此其所以爲大賚也下句是申解上句與書義微不同亦非善人尤加厚之意

欲仁得仁就取民說者固非若專言在已之仁又與間政無涉朱子固言治已治人其理一此仁字即王者必世後仁之仁主教化上說必先治已者仁天下之本也如堯舜精一執中便至

時雍風動所謂欲仁得仁也雖帝王仁政教養兼舉然養民一層已在惠而不費條內無容夾入

大學

明明德傳文引堯與湯文爲證聖經章句於氣拘物蔽之後因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特就常人言蓋大學之道是統天下後世以垂教入大學者雖聖凡一致而爲學者立說則庸衆居多故從昏昧後本心有所開明處做明之之功

新民之止於至善是說自己所以新民之道亦要止於至善此不就民說觀於傳文引周頌賢親樂利歸重前王身上可見

欲明明德於天下兩節一逆推一順遞先后皆是說工夫乜而
后正申明上節六先字一在字之意以次節為功效者非是
明明德以天下為量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要只是已德之
明於天下納新民於明德故大人新天下之民直謂之明明德
於天下
格物即致知工夫舍格物無以致知非如上文各條是兩項事
逐節有工夫故不曰先而曰在
自天子節從上文欲明明德於天下說來當重天子就本節從
天子推說到庶人自字以至字意尤側在庶人庶人無新民之

責而猶必以脩身爲本者庶人亦有家齊家必先脩身其本一也言庶人而人之類盡一切字皆字之義自透

皆自明也一句只是結上並非起下自明言工夫非以自明對下新民章句結所引書本但言結上傳者就三書而推其意謂聖人猶以自明爲要見責無可諉功無可貸印合聖經在明明德要學者以三聖爲法自字重讀也字拖長讀意旨遙深若對下新民說義反淺耳

盤銘觸目警心功無間斷本與太甲常目在茲之意相似而傳者引來一是釋明明德之事一是對新民立說兩引湯事章旨

自各不同此益以己德之新起下新民謂如湯之日新又新自新所以立新民之本也觀此愈知前章皆自明也一句結上而非起下不然意言重複矣

苟日新三句言句只作兩層首句是工夫起頭苟字重讀下二句連看只是接續做去無間斷貫然玩本文三句自各有意義苟日新固是刻志奮發革故鼎新施功之始日日新便是繩繩繼繼日復一日連續做去又日新又字却恐久而生怠功弛求路又待提起精神尤自振作必無一刻間斷是自強不息

緡蠻黃鳥毛傳緡蠻小鳥貌本文黃鳥上加小鳥貌三字詞意

之不順可知。豈得謂當從毛傳乎。孟子嘗謂許行南蠻鴃舌之人南蠻蠻字明謂人言似鳥語不可分辨此章句緡蠻鳥聲之所自本也非獨長樂劉氏曾訓作鳥聲、惟邱隅邱本土之高者詩傳隅角也固是此乃曰岑蔚之處從鄭註孔疏而誤。

赫咺宣著盛大之貌章句偶一倒轉解者遂致牽混不能分析。竟謂赫是宣著咺是盛大矣不知詩傳固明言咺宣著也則赫為盛大何疑赫之所以為盛大者赫則儼然人望而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大都在上也赫為盛大本是易曉故詩傳赫字不更詳解而但訓明咺字謂之宣著者盛德積於中而光輝發於

外令色令儀可法可則也威儀字亦恰好分貼威可畏貼赫兮而盛大說儀可象貼喧兮而宣著說

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是明德之止於至善新民至沒世不忘是新民之止於至善章句各爲點睛傳文疑未顯出然引詩釋詩前節五者字也字後節此以字也字尋吟咏歎其旨自在隱躍間

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故天下之物可卽吾心之明格之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故又不可徒恃心知而必於天下之物格之莫不有知知字卽良知知字使無此良知則格致工夫亦無用

處朱子於此二字原不一概抹煞然專重致知而無格物之功則又無以窮天下之理豈有當於聖經致知之義

語類云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言理則無可捉摸言物則理自在要人就事物上理會方見得實體此對王陸兩家格致只就心上說者恐其墮入元虛補傳却又以窮理言者恐心外無理理外無物窮理兩字是格天下之物致吾心之知中間交合處所以然之故也格物不是詞章訓詁博涉泛騖而不求其理所以纔明彼便曉此此對俗學淺學說格物致知除去兩種乃見聖賢真旨

誠其意不言在致知者窮理工夫以知至終自修工夫於誠意始故註云自修之首義則相承功必特嚴

誠意工夫說得細自欺亦要推論到細微處已由謂實字且對虛字看不對僞字看虛只是不能滿其當好當惡之量纔有幾微不至處便是虛僞則徇外爲人如下節云云又欺之甚者

愼獨爲誠意下手工夫困學錄云八條目開門嚴鑰在致知爭關奪隘在誠意而愼獨尤是做誠意工夫所爲爭關奪隘處蓋獨是意之方起欺與慊從此分誠其意者戒欺求慊須從這箇關頭把守得牢不放過去纔能占住地步以下可以施功

呂豫石云認得獨字眞纔可說愼獨不是閉門兀坐凡大庭廣衆千萬人在前我念一起人不知便是獨從下節閒居獨處獨字剔進一層解獨字已精朱子章句則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此知字是一念方動而實與不實自已之明覺常應念而來此正獨中一點靈光最先最眞故以知字解獨字尤精章句以審其幾與中庸章句幾則已動雖同一幾字但彼是善惡之幾此是虛實之幾好善惡惡之念都是善念蓋此意字從格物致知後既知善當好惡當惡意是好意不是不好的意所以皆要誠

爲不善無所不至就獨處時說不善尚在意其始只一念不謹以至倏忽變幻無所不極其至有非言思擬議所能盡者且未說到事爲上

所視所指兩所字只是虛字困學錄云是實境者言幾之已動而不可掩實理如是非以所字爲實境也所字連視字指字視字指字實所字虛輯語謂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直以所字作獨字者非

傳文本是門人述曾子之意此又引曾子之言以爲證加曾子曰三字見曾子戰兢臨履平日工夫於愼獨上得力故其言獨

中境界尤極危悚切至兩所字一其字平字痛切提撕至今讀之有形有聲

上引曾子之言以明獨之可畏而不可不慎其義已完末節遂跟此之謂自慊來慊則心無愧怍眞覺得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所謂快然自足也即所謂廣大寬平也出是根心生色自然睟面盎背施於四體有不言而喻氣象章句以胖爲安舒就氣象上說實勝鄭註胖猶大也蓋大只膚革充盈凡能飲食之人皆然豈有德之潤身者足當此心廣體胖四字四書釋地引鄭以斥朱謂安舒是泰字之義非不謂然抑當思朱子一生工夫學

問全在誠意正心心廣體胖胖訓安舒實從自己身心體驗過來自與義理有當却不當徒以訓詁繩之

經言正心工夫該存養省察語類從未發說起傳文及章句亦非只從發處說心體虛靈忿好憂懼雖不能無而未發時却不可有四有所是心有偏倚而非未發之中不得其正則就發用處說失其中節之和病固在用之失其正病根却在未應事之時先有此四者之心章句特下察字非至用時始察須默提此心中常惺惺操存於未發之前蓋在心體上察看則其發而見於用也方不失其節若於此不察用便不得其正交節相承說

下心之不存而遂無以為身之主乃實就用上說章句亦下一察字纔是察於用之行然曰敬以直之此心常存仍從靜時說來靜而敬則靜而存動而敬則動而存無間動靜纔可謂此心常存朱子所以言存省之功只一片段做去

有所是心之滯礙是情之偏

本是一樣說身不修一以視聽食言一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言兩章分屬有不同者視聽食著於身而不知檢由於心不在此見心與身相關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好惡之情施於家而不加察因以家不齊此見身與家相關言各有當也

敖惰本不當有北溪陳氏曰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合人簡慢惡按敖惰與畏敬反當指奴僕之類是下一等人故自可以簡慢些若只平等亦敖惰不得治國必先齊家孝弟慈三者卻又跟修身說來齊治平皆以修身為本也

興仁興讓一節本是治國之效傳文言機者效猶須乎推致機則動於此卽應於彼伏而未發原有必赴之勢發而卽至亦無少待之候如此二字極言迅速

以上數章言誠意言正心修身恕之本已立不言恕者誠正修

只反己自治未暇及於治人至此章教人是治國之事而實地
工夫總從身上做起故特拈出恕字
恕是推己及人上文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已明
是說推了然曰所藏乎身不言推而言藏又從求諸人非諸人
反轉說到己身上來以此章是重動化也
或問小註桃夭二詩言家可以及國順推也曹風一詩言國必
本於家逆溯也愚按桃夭言之子之宜家已是教成於國由文
王后妃關雎麟趾之德起化於家而後能及於國正是逆溯上
宜其家人節之子下宜其家人就后妃說與下節覆舉宜兄宜

弟以一人言者有別曹風其儀不忒是身之修正是四國是教於國脫中間教家一節傳者特爲補出則自身而家而國仍是順推。

修身齊家治國重在正心修身齊家各上一截上一截工夫既到則下一截道理自通故傳文說上一截工夫爲多獨平天下章但於首節上老老三句從家國相通說來見國與天下人心亦自相同引起絜矩之道淸出章首二句之意餘則反覆說絜矩都是平天下之事蓋平天下境地愈闊不惟動化得來須有絜矩之道以處之。

矩是硬板子道理絜之而於同處正見其有不同又於極不同處使適得其所同須有個道焉因說恕有未盡故又說絜矩絜字中截長補短收闊就狹正多變通活法

章句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均齊方正等語絜矩之義本以身所處之地言如有三層之樓三人各占一層我處其中則在第三層者即上也在第一層者即下也左右是橫開說故曰廣狹前後是揷直說故曰長短然本文上曰使下下曰事上上下以位言前曰先後後曰從前前後以時言左右曰交以同列言齊句無禮不忠從使字事字生來依文訓義又自有當詳所惡句惡

之者我也卽此是矩毋以則是以我之所惡而絜之於人

絜矩之道但言所惡只說得半面於理未全蒙引云人情處順易忘處逆易覺故就所惡上說說統亦略相似愚按所好所惡是一反一正纔明彼便曉此傳者隨舉以見義非別有故也章意本好惡平說樂只節好民好惡民惡正絜矩之實絜矩爲經好惡爲緯全章皆是言絜矩總不離好惡說理財用人亦以此二字作線。

能絜矩者以己心爲民心而知民所好所惡之皆同。因卽以民心爲己心而使民所好所惡之各得章句但言後一層而前一

層意自該得。

因有德而至有財上文方說德下便說財恐人以德與財連看有重財意傳者特爲剖析分明說箇本末二字德者平天下之本也故所當慎財者平天下之末也故不當務雖平天下原不廢財然須知此是末耳自不可謂德爲財之本則爲德之末蓋公私理欲如黑白東西併合不攏者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德與財猶然分畫不開

爭民言與民爭利施奪言施攘奪之政橫征厚斂以剝民財正外本內末之事上句以專利之心言下四字乃塡實上文是

財之所由聚而入之所爲悖也

兩是故相承說下悖入悖出是民亦起而爭奪財聚民散在上下兩節夾纏間上既奪民之財則民情自然離散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到財殫力竭民不聊生有不反其道以行之者乎所以悖入必悖出也一步進一步可見上爭民施奪不便是民亦起而爭奪

章內好惡本平說引秦誓一言有容之人見當好一言娼疾之人見當惡下節放流屏逐單承娼疾一段來者自古善惡不同途邪正不兩立姤卦一陰能使五陽立脚不住況乎羣象衆蔽

幾口交攻忠良善類其有不爲所中傷者哉故去小人所以安
君子而能愛卽在能惡之中已傳文能愛先於能惡卽惡以成
其愛是放屏之事因愛以致其惡是放屏之由也仁人欲保全
善人所以深惡於娟疾之人兩人字分項上文說或問遠而置
之無人之境使不得稔惡於其地斡入能愛却非正旨
不能先不只是不速用之意是不以舉賢爲急務而用之不能
盡其長與不能專其任皆是退不能遠是投閒置散將來復有
貪緣于進之患是舉猶不舉退猶不退惟其牽於人欲之私而
不能果決故曰命曰過而誌以未仁斷之

絜矩之道是平天下之道故謂之大道註言修己治人之道蓋
未有治人而不本之修己者此旨已於君子先愼乎德一句提
明在前絜矩原從愼德來以下但言絜矩自包愼德在內忠信
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忠信所以愼德故能絜矩而得此大道驕
泰是不愼德所以不能絜矩而失此大道或問固言忠信者絜
矩之本也不得謂失道單承絜矩議其遺卻修己一層
有土有財就天地自然之利言生財之道則是平天下之君子
裁成輔相爲萬世理財之大法故亦曰大道
平天下聖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文只重不專利者蓋能公其

利于民則天下皆得遂其興孝興弟不倍之心而民德之新可知矣。

四書解瑣言卷二